

# 于光远自述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我出场了

该我出场了，让照片说话

吉星高照

从延安到北京

镜子背后的禁书

把学聪明日记交公

.....

于光远

3



大象出版社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# 于光远自述

李辉 主编

大象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于光远自述/于光远著. —郑州:大象出版社,  
2005. 6  
(大象人物自述文丛/李辉主编)  
ISBN 7-5347-3853-9

I. 于... II. 于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57773 号

## 于光远自述/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主 编 李 辉  
责任编辑 成 艳  
责任校对 崔 靖 方 丽  
装帧设计 王翠云 但汉琼  
出 版 大象出版社(郑州市经七路25号 邮政编码450002)  
网 址 [www.daxiang.cn](http://www.daxiang.cn)  
发 行 大象出版社总发行部(电话:0371-63863551)  
印 刷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  
版 次 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787×960 1/16  
印 张 15.5  
印 数 1—3 000册  
定 价 26.50元

若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12号

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(0371)65957860-351

# 总序

大象人物自述文丛

这是一套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颇为不同的丛书。

在“聚焦书系”中，被描述的人物是一个客观的对象，任由作者采取各自的立场和眼光来凝视，来扫描，然后用一种较为自由的方式来叙述。在这样的情形中，作者的主观色彩，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叙述角度和叙述语言，于是，他所聚焦的人物，常常可能是他心中的“那一个”对象，而非人物的全部真实。加上丛书的篇幅所限，一个被描述人物的一生，他的丰富而多有变化的方方面面，远不能详尽地呈现出来。

如今，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将弥补这样的缺憾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所选择的人物，不再是被他人聚焦扫描的对象，而是一个叙述的主角，向读者讲述自己的人生。与“聚焦书系”相比，它也许更让读者感到亲切。因为，它既可以当作个人化的历史读本，也可以成为教科书之外更有价值的文化读本。

这些年来，自传与回忆录的写作再也不是个别人的专利，更不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危途。每个人，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，不管他遭遇过何种命运，只要愿意，他就可以拿起笔，记录自己经历的一切，为历史留下他那一份额见证。无疑，当大量的自传与回忆录相继问世的时候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便会渐渐立体起来。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将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这样一个历史回顾的行列。

“大象人物自述文丛”所选择的人物，将率先由文化界开始，然后渐渐向其他领域拓展，争取能以多年的努力，与“大象人物聚焦书系”一起，用图文并茂的形式，尽可能地集中展现各界人士的人生轨迹和精神世界。

我始终相信，当真实的个人化记忆大量出现时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才有可能更加接近于原状。



2002年8月8日，北京

# 目 录

于  
光  
远  
自  
述

◎自序·····	2
----------	---

## ◎我出场了

该我出场了，让照片说话·····	6
------------------	---

铃铃闯了祸·····	11
------------	----

一件影响我一生的小事·····	14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不怕“痛”和“苦”·····	20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吉星高照·····	22
-----------	----

孔夫子不许吃茶泡饭·····	24
----------------	----

我两次坐海船的经历·····	26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对我有深刻教育意义的一堂课·····	28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反对伪科学从这里开始·····	3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学警冲突·····	36
-----------	----

险一点儿成了《放下你的鞭子》里的 “第四个演员”·····	39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差一点儿进不了清华·····	43
----------------	----

重心化学工业社和我的实验室·····	46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一件革命工作·····	51
--------------	----

空欢喜，错把东阳当东洋·····	54
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## ◎从延安到北京

镜子背后的禁书·····	60
--------------	----

- 中国科学界的一段佳话····· 63
-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那一天·· 66
- 当我一声令下允许唱歌的时候····· 75
- 到达延安第一夜我和跳蚤的一场大战  
····· 77
- 有幸和毛泽东坐在一张餐桌上····· 79
- “于光远在延安时候就是我的老对头啦!”  
····· 85
- 一件待送往博物馆的毛衣····· 88
- 谈谈苋菜籽····· 93
- 介绍一个“消费合作社”····· 95
- 难忘的教诲····· 97
- 把学聪明日记交公····· 103
- 在长春火车站的站台上····· 105
- 坐电车拿不出钱买车票····· 107
- 在北京东城的法庭上····· 108
- 险些与孙云英同年同月同日死····· 110
- “大跃进”中向毛泽东的一次汇报·· 112
- 奇事二则····· 114
- 我的特殊收藏····· 116
- 本人有趣和可笑的性格····· 118
- ◎在大风暴的旋涡中**
- 头发的故事····· 126
- 免遭抢夺之苦····· 128
- “终生日记”的厄运····· 132
- 是可忍，孰不可忍?····· 135

“你对他笑干什么？”	138
要革命的干部	140
当了一回“胜利者”	142
一件趣事	144
“文革”中本人挨打的一件档案	149
小东小字典	154
征服什么自然！还是征服你自己吧！	157
上银川	160
马克思恩格斯论喝酒	165
这个院子·这间“大厅”	168
<b>◎人生何处无乐趣</b>	
非非——我的观赏动物	178
说“痒”	180
小咬	184
顽症	186
病中记趣（四则）	189
我的荒唐事（三则）	195
王府饭店遇难记	197
制谜猜谜、创新创旧	201
佛眼通	204
小胡	210
<b>◎我的贺年信</b>	
我的贺年信	214



自序

自序



# 自 序

二〇〇五年七月五日我满九十了。芸芸众生中，一个渺小的“我”，九十年前，在七月的一个闷热的中午，来到了我们这个星球。那是一个只有哭和吃奶的本能的初生儿。现在的我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头儿了。好在目前我身体还算好，脑子还没有糊涂。在我九十岁的生日的时候，我想讲讲我自己这一生有趣的故事，让亲友们乐一乐。我设计的写法有两个原则：一是要让大家看得有趣；二是能够表现我本人的个性。

在已经出版的我写的书当中，有一类是回忆我的过去的。我在写《我的编年故事》第一卷时，曾经对自己提出过一个问题：我最早的记忆是在什么时间？我反复思考，总算有了一个答案。大概是我还不到两周岁的时候，那时我家住在王府井南口的霞公府（现名霞光街）。家里雇了一个保姆，姓李。李妈常常抱着我到长安街皇城根前面的树下玩耍。那堵红墙、那片绿树林，模模糊糊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我还有一个朦胧的感觉，那里阳光很明朗。我四岁的时候，从北京回到上海，一进门就觉得屋里很暗。我用北京话大喊：“我不要这个黑屋子！”我这个表现是我妈妈告诉我的。我之所以嫌屋子暗，肯定是与在皇城根的感觉有一个对比。

也许在回上海前不久，有一件事情多少表现了我自己的一个性格。那时我太小了，只能让在中山公园照相馆拍的那张照片替我来讲。照

片里的我穿着小袍子、套着小马褂，地上一摊尿就在小皮鞋旁，毫不惊慌，似乎有点儿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。回到上海，进了幼稚园。有一天我闯了大祸：钻到小餐桌下，一高兴，突然站起来，把桌子掀翻了，桌上小朋友的饭菜撒了一地。我害怕了，躲在楼梯下面的小黑屋里。听见妈妈和老师着急地在找我，我才第一次有了“自己重要”的意识。每个人都有“自我觉醒”的开始，而我的“自我意识”，竟是在这样一个滑稽可笑的事情中萌生的。

佛教中的“我”，是支配人的生命、身体、自己内部的主宰者。我“有自在力”，“如国之主”，“绝对独立自主，可任性支配一切活的实体”，“若法是实，是真，是主，是依，性不变易，是名为我”。无常恒自在的主体，若认为“有我”即为外道。我反对“无我”，主张“有我”，始终肯定“小我”，同时肯定由无数“小我”建筑起来的“大我”。“我”，我说的是“人的我”是“人我”，如我的“自我意识”觉醒时的“人我”，我的“人我”，即支配我的内部的主。我当然谈不上什么“大我”，只能意识到自己小小的“小我”。“小我”永远是“大我”的基础，认知这基础上的“大我”才是大彻大悟。我要努力去认识“我”对社会进步的责任；我要积极发挥“我”在推进社会中的作用；我要振奋“我”推进社会的精神；我要在必要时为推进社会作出牺牲；我要“有我”。要有“小我”，也要有“大我”，为这“大我”不惜付出生命。我厌恶借“大我”之名，反对“小我”。请原谅我在这里发表了一大通议论。

从零岁到七八岁短短的童年，我经历了从“完全没有‘我’的意识”，到心中似乎有了“我”的概念，但模模糊糊说不出“我”。后来有了明晰的“自我意识”。然后这个“自我意识”不断发展，爱表扬、知努力、求进步，一直到现在写书，讲我自己一生的故事。

我这一生，大致上从初生儿、婴儿，到儿童、少年、小学、初中，再到半工半读、为家庭承担责任，然后又不顾家庭参加革命，走上了曲曲折折的道路。人生有时顺利，有时挨整，成为一个“老运动员”。几十年的故事真是不少。有趣事、有险事、有得意事、有倒霉事、有滑稽事、有糊涂事，还有只有我这样的人才能做出来的事……我的一生的确是丰富多彩、热热闹闹的。

我已经活到九十岁了，我还不甘心，打算再活它几年。我的最低

目标是活到八十万小时。我曾经写过一篇超短文，题目是《愿寿长八十万小时》。里面写了这么几句话：“长命百岁的人有，活到九十一岁又九十五天的人，如果还能做点工作，生活还有点乐趣，就可算相当理想的了。愿寿长八十万小时！”现代人生活节奏加快，以岁月计失之过粗，以分秒计失之过细，以小时计，我意最为适宜。最近参加几位七十几岁的朋友的生日聚会，我说了这么几句话：“小寒已过，大寒将至。三九气候，阳光明媚。过了严冬，春天不会太远了。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须努力。”“祝大家欢乐长寿：七十几活到八十几，八十几活到九十几，九十几活到一百出头。”“善良并欢乐者更可能长寿。”“比比看，谁活得更长！”

在这本书里，准备加一篇附录，是我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每年写给亲友们的贺年信，到去年年底已有十八封了。

# 我出场了

我出场了



# 让照片说话， 该我出场了，

父母结婚后的合影。



我父亲和母亲结婚后第三年，我在上海诞生。

最近我正和几位同志合作写作一本《生长老病死》，争取尽快写成出版。在写作过程中，我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话：“生不由己。”母亲子宫里的一个胎儿，在呱呱落地前，严格说来，连“人”也还不能说“是”，对来不来到这个世界，它能作得了半点主吗？因为胎儿还没有成为“人”，所以前面我特别小心地不用“他”或“她”，而使用“它”这个代词。

在生下来之后，胎儿才变成了“人”。这时候，我才使用“他”或“她”。但是我也不用“我”这个词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离开母胎后的那个“人”，开头还不会有“我”的意识。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，一开头就描写他的这部小说的主角：“初生的婴儿在摇篮里扭动。……孩子醒过来，哭了。惊惶的眼睛在那儿转动。多可怕啊！无边的黑暗，剧烈的灯光，使这个混沌初开的头脑里产生了幻觉，包围着他的那个闷人的、蠕动不已的黑夜，还有那深不可测的阴影，好似耀眼的光线一般透出来的尖锐的刺激、痛苦，使

他莫名其妙地面对众多的巨大的面孔，脸上的眼睛，都正对着他，直穿透到他的心里去。……他没有气力叫喊，吓得不能动弹。睁着眼睛张着嘴，只有喉咙里喘气。虚肿的大胖脸扭做一堆，变成可笑又可怜的样子。脸上与手上的皮肤是棕色的，暗红的，还有些黄色的斑点。……孩子迷迷糊糊的，对着灯光和老人的目光愣住了，这时才醒过来，哭了。或许他觉得母亲眼中有些抚慰的意味，鼓励他诉苦……婴儿愣了一愣，不知道是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，可是不能又哭又吃奶，他也就吃奶了。”



我满月时的照片，抱我的是我妈妈。

初生儿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心理活动的。在这一段话里，就有“惊慌”、“痛苦”、“吓”、“愣住”、“哭好还是照常吃奶好”这样许多描绘心理活动的语言。这样的描写在文学家的笔下是完全允许的，在寓言童话神话里、在诗词里，动物、植物甚至无机物也都可以会想、会说、会做事……可就是不能把这看作是对事实的科学描述。初生儿还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才能在他的头脑中产生、形成、发展出“我”这种意识。这时才有“我”这个主体。至于胎儿，既然连“人”都不是，当然更说不上有“我”或者“己”，严格地说，也就谈不上什么“身不由己”或者“生不由己”。

我得以在一九一五年七月五日十三至十五时(阴历乙卯年壬午月丁酉日丁未时)诞生，是我父亲母亲做的主。虽然那时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，使得我的父母亲还不能考虑“要不要孩子”或“什么时候要孩子”的问题。而对现在青年夫妇来说，作这样的考虑就太平常了。这就是说，我的父母还没有现在青年夫妇那种有意识的选择，但是还应该说“生”我，是他们做的主。

我是在上海的一个产科医院出生的。我是他们的长子，赶上家境



妈妈小时候的照片，估计是1900年以前在天津照的。

最好的日子。而我的所有的弟弟妹妹，就再没有一个能在医院里出生。

在我母亲怀孕后不久，父亲回到北京陆军部兵工署。母亲分娩的时候，他也没能回上海看望和伺候我母亲。有一张我满月时的照片，是我妈妈抱着我拍的。我满月那天，父亲不在上海，他就不能抱着我照相。那时从北京到上海，不像现在那样轻而易举。我的将要出世，我母亲一定早就告诉我父亲，我的生日和满月的时间，我父亲也不会忘记，但是他只好让我母亲和上海的家里人给我过满月。

那天拍照，除了母亲抱我拍摄了那张照片之外，我祖母和伯父也抱着我各拍了一张。不过在这里，我打算只收我母亲抱我的那一张，别人抱我的就不想去找出来放到这本书里了。



这张照片是在北京的一家照相馆拍的。手边有原件，照片背后有人用毛笔（笔迹我不敢肯定是什么人的）写了我的名字“郁锺正”和“民国四年十一月（？）十六号”“北京”字样，肯定是我半岁左右照的。这张照片没有什么特色，与我外孙女半岁时的模样差不多。

人抱我的就不想去找出来放到这本书里了。

这时父亲母亲已经商量好，等我满月之后过些时间，由母亲带我去北京。

一九一五年九月，我妈妈带我上了北京。这时，父亲才第一次见到我。

这时候我父亲虽然没有同我一起拍照，可是我和母亲、我一个人北京拍摄了好几张照片。<sup>①</sup>

今天写我儿童少年时代经历时，看到我母亲保存了好几张我幼时的照片，觉得使用这些照片讲讲自己的经历，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。

我到了北京之后拍摄的第一张照片是我出生后三个月时拍摄的。除母亲和我外，这张照片里还有我的大姨妈和比我大一岁的表哥沈昌汉。我母亲到北京后和姨妈像一家人那样过日子。

这三年我住在霞公府，这条街的位置现在还可以找到。

在这张照片之后，还有一张我一个人的照片，也是在北京的一家照相馆拍摄的。现在我手边的原件背后有毛笔写的“郁锺正”“民国四年十一月十六号”“北京”几个字。其中“民国四年十一月”肯定是“民国四年十一月”之误。这个“十一月”记的如果是阳历，那么照片上的我是四个多月，如果记的是阴历，照片上的我是半岁。那时我父亲还



在北京。相片背后的这几个字应该是我父亲写的。我从照片上小孩子的模样来看，倾向于这是我半岁时的相片。

我还在北京中山公园拍摄了一张挺有意思的照片，现在我也放在这一节里。这时候的我，已经有两岁半了。这张照片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是摄影师正在摁快门的时候，我尿尿了。在照片上我脚旁可以看出有一摊尿。可是这时



我一点不慌张，让拍摄工作从容完成，颇有“大将风度”。<sup>②</sup>

我在北京呆到三岁多，走路、说话的能力，都是在北京的这三年中获得的。这三年没什么可记的，但对我心理方面的成长却很重要。

像我这样不到三岁的小孩子，有什么东西可以留下来给人看一看的呢？只有这时期拍摄的照片。小孩子说不出什么有意思的话，就只好让这时期拍摄的照片替我说话。

<sup>①</sup>几个月前，我在考虑我的传记系列的时候，曾经打算专门出版一本介绍我经历的摄影集，这是我受到何满子和王元化所做类似的事情的启发产生的念头。可是后来考虑到我有好几个时期，如抗战八年在国民党统治区、在延安和“文化大革命”十年，基本上没有照片，介绍我一生经历的影集不可能搞成，只得放弃出版个人影传的打算。也许可以编出我某一段经历的影集。

前两年有人告诉我，他在电视上看到我在“文革”中头上戴着高帽、胸前挂着牌子的镜头，不过一晃而过。我想如果所见属实，这样的照片在什么图片社里也许还有。读者们因此可以看到我在“文革”中的“光辉形象”。

这张照片也是在北京拍的，而且可以准确地说是在中山公园里的同仁照相馆照的。时间是1917年，还没有入冬，可是北京的天气已经相当冷了。我两岁已过了几个月，穿着一棉袍，外面还套着一小马褂，脚上穿着小皮鞋。在靠近右脚小皮鞋的地上有一摊水。那是正在拍照的时候我撒的尿。我似乎很沉得住气，没有惊慌。照相没有受到干扰。